



西土沟



山丹马场



鸢鸟湖



焉支山



窟窿峡（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）

春游西土沟

□ 麻守仕

在广袤无垠、黄沙漫天的库姆塔格沙漠东沿,阳关西土沟,宛如大地脉络中纤细却坚韧的毛细血管,悄无声息却又坚定不移地蜿蜒其中。它的存在,就像是大自然精心布下的一道防线,稳稳地阻挡住了流沙肆意扩张的脚步,为这片看似荒芜的沙漠带来了别样的生机与希望。

难得碰上春雪初霁的好时节,日光轻柔地洒落在茫茫雪海之上,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光芒,如梦如幻。我满怀期待与好奇,跟随经验丰富的护林员,踏入了这片神秘而迷人的西土沟,开启了一场充满未知与惊喜的巡护之旅。

一进入西土沟,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片金黄灿烂的芦苇荡。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,金黄色的芦苇愈发显得伟岸挺拔,它们像是一群坚守在沙漠边缘的卫士,迎着凛冽的寒风,傲然挺立。我们小心翼翼地钻进这广袤无垠的芦苇荡,脚下的积雪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,仿佛在演奏着一首独特的冬日乐章。前行过程中,芦苇上堆积的积雪受我们行动的惊扰,不断簌簌地落在我们的头顶、肩头,给我们披上了一层薄薄的“雪衣”。抬头望去,数米高的芦苇密密麻麻地交织在一起,遮天蔽日,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自身的渺小,仿佛置身于一个被芦苇主宰的奇妙世界。

在芦苇荡中艰难地穿行没多久,一阵隆隆的水声便隐隐约约地传入耳中。我们加快脚步,循声而去,随着距离的逐渐拉近,那水声愈发清晰,愈发磅礴。终于到达水声附近,眼前的景象让我们不禁惊叹连连。只见西土沟的水流奔腾汹涌,气势恢宏,那丰盈的水流顺着陡峭的岩石落下,如脱缰的野马般飞泻而下,雪白色的浪花四处飞溅,在阳光的照耀下,闪烁着晶莹剔透的光芒,宛如一颗颗璀璨的珍珠。那震耳欲聋的水声,恰似虎啸龙吟,让人听了不寒而栗,深深感受到了大自然的

雄浑与威严。

然而,更令人称奇的是,在这春寒料峭、万物尚未完全复苏的芦苇荡里,水面的水草却呈现出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象。俯身凑近仔细观察,只见水草一簇簇、一堆堆紧密地铺陈着,叶片鲜嫩翠绿,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

西土沟,又被称作西头沟,其得名源于它位于阳关西的独特地理位置。西土沟水系的源头在阳关保护区南山,它就像一条灵动的巨龙,从南山蜿蜒而下,总长度约五十六公里。它由南向北,悠悠地流经整个保护区。其水源来自遥远的阿尔金山的冰川融水,这些融水在地下经过漫长而神秘的渗透旅程,最终来到西土沟。

西土沟的形成,是河水历经千百年不懈冲刷侵蚀的杰作。其河道最宽处竟可达二三百米,宽阔得如同一片小型的湖泊,展现出一种大气磅礴的美;最深处有二十多米,深邃而神秘,仿佛隐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故事。千年以来,流水从未干涸,始终奔腾不息,正是这源源不断的水流,让西土沟芦苇摇曳生姿,植被茂密繁盛,处处洋溢着蓬勃的绿意。

追溯历史,清末年间,曾有勇敢的人家在这片肥沃的河道内垦荒种田,为了灌溉农田,他们还在沟渠壁上精心挖掘洞渠,引河水灌溉。岁月流转,如今留存的黄鹑洞遗址,便是那段艰辛而又充满希望的历史的有力例证,它静静地诉说着先辈们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、顽强生活的故事。

正是这种独特的水文条件,使得西土沟流域湿地内野生动植物种类异常丰富,成为众多生物的栖息家园。沿着西土沟两岸地势抬高处望去,植被呈现出明显的过渡变化。从水草丰美、芦苇摇曳,逐渐变换为灌木丛生、乔木挺拔,再到林草地绿意绵绵,最后是桧柳、沙拐枣、骆驼刺等适应沙漠环境的荒漠化植被顽强生长,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生态画卷,生动地展示了大自然的神

奇与伟大。

据同行朋友介绍,中上游在枯水期时,基本处于干涸状态,河床裸露,布满了岁月的痕迹;而中下游则有两处神奇的悬壁涌泉,就像大地母亲无私奉献的乳汁,源源不断地涌出,汇聚成一条充满生机的河流。在丰水期,出沟河水面宽可达五米,宽阔的水面波光粼粼,美不胜收。

而这源远流长的河水似有神奇的温度调节能力。夏秋季,水温寒冷,使得流域内没有鱼和浮游生物;冬春季,水温适宜,流域内水草依旧生机勃勃。这独特的冷水资源吸引了外来鱼商,西土沟从此有了“冷水鱼”。而对鱼情有独钟的白鹭、苍鹭等鸟类,也常常到此觅食,西土沟渐渐成为涉禽的乐园。夏秋时节,这里芦苇荡漾,流水潺潺,灌木葱茏,水鸟翩跹,充满生机;隆冬时节,西土沟的水流不结冰,水流与冷空气相互作用,形成乳白色升腾的雾气,让芦苇荡如梦如幻,如烟如雾,如丝如缕。若是遇上白鹭鸟越冬的年份,这里既有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的诗意芦苇荡,又有“两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”的江南迷人景致,令人陶醉。

这里特殊的地质结构也造就了独特的人文景观。阿尔金山的雪融水在漫长的地质变迁过程中,储存在了砂砾层中,形成了地下水丰富的含水层。随着地势由高到低逐渐变化,地下水的埋藏深度也逐渐变浅。当到达山前冲积扇时,地下水便纷纷溢出地表,以泉水的形式形成地表径流。这些涓涓细流汇聚在一起,形成了面积大小不等的湖泊沼泽。据保护区首次科考统计,从河道悬崖涌出的泉水多达数百处,它们星罗棋布,错落有致,共同构成了西土沟令人叹为观止、流连忘返的特殊湿地景观。每一处泉水都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,它们或大或小,或急或缓,各自展现着独特的魅力。

仔细观察这些“悬壁涌泉”,便能发现它

们各具特色。有的出水量较大,水流如注,从悬崖峭壁上汹涌而下,气势磅礴,仿佛要将整个世界都征服;有的出水量较小,却如“泉眼无声惜细流”般轻柔,它们以细腻而持久的力量,一点点地滋润着数公里的悬崖砾岩,让原本干燥坚硬的岩石变得湿润而富有生机。这些泉水在悬崖底汇聚成碧绿的潭水,潭水清澈见底,宛如一面巨大的镜子,倒映着蓝天白云和周围的绿树青山。随后,潭水又不断汇聚,形成了一条丰满的河流,河水奔腾不息,虎虎前行,向着远方流淌,仿佛在诉说着生命的不息与顽强。

“白雪却嫌春色晚,故穿庭树作飞花。”当我再次站在西土沟的雪原之上,极目遥望阳关境内茫茫的林带,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对西土沟和“悬壁涌泉”深深的感激之情。千百年来,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泉水的默默滋润,才孕育出了阳关境内的数万亩绿洲,让这片土地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它们不仅是大自然的恩赐,更是这片土地上生命延续与繁荣的希望之源。



绵延起伏的阿尔金山

探秘山丹幽谷

□ 田瞳

隆年间,为守护好这片山林,官府制定了极为严格的护林防火条令,还铸匾为记,高悬于山崖。法令规定,但凡有人私自砍伐山林,民众可先自行严惩,之后再上报官府。如此森严的法规,让这片森林得到了有效的保护。再追溯得更远些,这里深远的历史文化,最早能回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代。汉武帝时期,骠骑将军霍去病将匈奴逐出河西,汉王朝在河西边陲设置郡县。当时,封在此地的郡王选址筑城,看中了这里一座形似鸢鸟展翼、跃跃欲飞的山,认为这是鸢鸟栖息的吉祥之地,便将此山命名为鸢鸟山,并在山下筑起了鸢鸟城。这座充满神秘色彩的汉代古城,虽历经两千年的风雨侵蚀,遗址至今轮廓依旧清晰可辨,城墙上平列的椽孔清晰可见,有些椽孔中,竟还留存着两千年前的朽木,堪称世间罕见的奇迹。

我们乘车从山丹县城出发,向东南方向行进,绕过焉支山旁,穿过广袤无垠的山丹马场草原,便能看见起伏的山势缓缓抬升。汽车顺着山势折转向东,前行三五里,几座山头突兀地凌空耸立,挡住了去路,而窟窿峡口,就在两峰之间悄然展现。

从车窗里第一眼望见峡口,所有人都不禁发出一声惊叹。峡口朝南而开,极为奇特的是,它仿佛是从地面骤然深陷下去,比我们所在的路面低了数十米之多。因此,汽车顺着山势绕了好几个大弯后,便沿着陡峭的坡度向下驶去,坐在车里,真有一种从高处降落的神奇感觉。

刚进入窟窿峡,峡口内约有一里长的路段较为开阔,地面上野草丛生,倒也为人提供了一片活动的空间。峡谷东侧,平缓的山坡上绿草如茵,野花竞相绽放,山顶则是葱郁的松林,满眼皆是秀丽景色。而峡谷西侧,是陡峭的石壁,直插云霄。紧贴着石壁脚下,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奔腾不息。最为奇特的是,流水之下隐匿着许多神秘暗洞,深不见底,游人若不慎失足掉入暗洞,瞬间便会不见踪影,所以游览窟窿峡时,切不可轻易下水。据说,每到夜深人静之时,便能听见水底暗流发出“咕咚咕咚”的声响,窟窿峡之名,便由此而来。

走过峡口内的开阔地带,迎面又耸起一座山头,将峡谷一分为二。窟窿峡就此分成两条狭窄的峡谷,一条向东,一条向北。小河也随之分为两支,分别沿着两条峡谷蜿蜒流向远方。

我们这些从事文学创作的人,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,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大家分成几拨,四散开来探寻幽境,寻觅胜景。一群年轻人呼喊着登上高山,钻进山顶的松林。我与其他几位作家,沿着向东的一条峡谷,踩着脚下的乱石,向峡谷深处走去。

眼前的峡谷,美得令人窒息!它跌宕起伏、姿态万千,曲曲折折地伸向大山深处,仿佛没有尽头,让人难以捉摸它究竟有多长。河水分流之后,这一支变成了一条纤细的小溪,在四散开来蜿蜒穿梭。因为有了水的滋养,峡谷里的草木格外茂盛,两岸长满了野桃、野杏、野柳,枝叶相互交错,彼此映衬,宛如人间仙境。小溪在草木枝叶的遮掩下时隐时现,有时只能听见潺潺的流水声,却不见溪流的踪迹,恰如诗句所云:“小溪曲曲乱山中,嫩水溅溅一线通”。

峡谷两侧,南边是大山的阴坡,山下的松林郁郁葱葱,密不透风,如汹涌的波涛般连绵起伏;北边是另一座山头的阳坡,山崖上怪石嶙峋,不见一丝草木,险峻异常。目光所及之处,随处可见大自然这位顶级艺术家,将山上的巨石雕琢成各种惟妙惟肖的艺术形象,人们根据它们的形状,赋予了有趣的名字,比如:二仙对弈、韩信点兵、双峰神驼、雄狮怒吼、飞鸟绝壁、硕鼠跳崖……其中,尤以山崖之巅的“将军石”最为神奇,只见一块巨石屹立于半空,远远望去,酷似一位身披铠甲、手持长剑的将军,威风凛凛地镇守着这远离尘世的深山幽谷。

沿着峡谷越往里走,景色越发奇绝,山势越发峥嵘。峡谷两边峭壁高耸,危石突兀,林木参天,野花夹道,幽峡翠谷间山环水绕,好一派“松涛水声相激荡,风飘万壑怒涛奔”的绝妙意境。

我们沉醉其中,浑然不知走了多远,一看时间,不知不觉已过了将近两个小时,而峡谷却依旧不见尽头。不能再往前走了,不然就

要错过约定的开车时间。这次峡谷探秘,实在令人回味无穷。

次年七月,怀揣着对窟窿峡的眷恋与期待,再度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,这一次,我毅然选择了另一条峡谷,开启全新的探秘之旅。同行的十多人,个个都满怀兴奋与好奇,脚步轻快地沿着峡谷向北迈进。

一踏入这条峡谷,眼前的景象便与上次大相径庭,仿佛走进了另一个世界。由于峡谷呈南北走向,两边的山坡都尽情沐浴在阳光之下,山坡上茂盛的绿草肆意铺展,如同一块巨大的绿色绒毯,却不见松林的身影。小河的水流似乎也偏爱这里,多半都汇聚到了这条峡谷之中。河岸边,各种树木交错生长,枝繁叶茂,像是在进行一场盛大的生命之舞;就连流水中,也顽强地挺立着不少树木,它们与河水相互交织,别具一番景致。河中不时露出形态各异的大石头,有的圆润光滑,有的棱角分明,河水奔腾撞击着这些石头,溅起层层洁白的浪花,发出哗哗的声响,宛如一首激昂的自然交响曲。

我们沿着河岸,一边欣赏着沿途的美景,一边缓缓前行。大约走出五六里远时,一座巍峨的大山毫无征兆地横亘在眼前,挡住了我们的去路。就在大家都以为前方无路之时,峡谷却陡然来了个九十度的大转弯,像是一位灵动的舞者,轻盈地转身,折而向东继续延伸。此时,我才恍然大悟,原来这条峡谷和之前游览过的那条,走势竟是如此相似,它们分别在同一架山的两侧,平行着向东延展。不禁让人遐想,或许在百里之外的某个地方,它们会再度交汇融合,然后从山的另一侧奋力劈开一个峡口,让那潺潺的小河奔腾而出,流向那未知的远方,续写着大自然的传奇。

在那之后,我又两次踏入窟窿峡的怀抱。这神奇的峡谷,仿佛有一种无形的魔力,无论你去过多少次,心中总会涌起对下一次的期待。每一次前往,它都像是一位神秘的老友,总能带给你全新的感受,引领你收获意想不到的新发现,让人流连忘返,沉醉其中。